



※食味记

## 葱油饼

■孙崇斌

安把饼铲出锅,拿了油壶,对着锅底画了个圈。我随即把新成的饼胚放入锅里。刚出锅的饼,盖过了盘沿,热烘烘地散发着香气,满眼是不规则的金红色,与奶黄的饼边形成鲜明的色差。

安用手背碰了碰饼,又拿起锅铲翻他的饼胚。我则从盆里取出面剂子,在面板上揉我的面团。不一会儿,安从盘中撕下一小块饼,在嘴边吹了吹,递过来。我张口咬住,饼皮立刻裂开,忙抬手用手背推饼,将它全部送入口中。霎时,焦脆的面香、花椒香、葱香,伴着恰到好处咸味,在口中交织,让人不禁加快咀嚼。这一口下肚,反倒感觉饿了,安又递来一块,这次饼厚实,是一大块对叠的,再咬,口腔被饼填满。“香,你吃。”三个含糊的字音从嘴里挤出,安也撕了一块,填入口中。

蓝莹莹的火苗贴着锅底,外环的火苗微弱,隐约可见排列整齐的出火小孔;内环火苗浓蓝,无风自舞。安用最小的火力,从放入饼胚到烙熟,耗时七八分钟。今天面发得早,晨起洗漱完,我们便开始做饼,此刻已是饥肠辘辘,一张饼很快分食殆尽。

退休后,开始认真对待一日三餐。早餐是我搭配的谷物豆浆,一天一味,一周不重样,配上两人合力做的面点,葱油饼、韭菜盒子、荠菜饺子、包子等,其中葱油饼最受欢迎,也最常做。

安在视频里看到一种做法:将面剂子擀圆擀薄,切一刀,刀锋不过圆心,然后匀铺葱油,再

层层重叠,最后封边。我试过,总难将葱油封严,便想起自己的法子。这两种做法,擀皮、铺葱油都一样,视频是叠加后封边,成三角形饼胚;我是从一边慢慢向前卷压,再封口,成一根圆滚滚的面棍。接着一手捏住一端,另一只手靠近按住,两手反向拧转,使面棍表面起皱。这一步与卷压同效,使葱油、面皮贴合紧密,擀饼时才不会起包、不破皮。拧面棍的同时,也切不可操之过急。

以前,我用老面头发面,总为找老面头发愁。如今改用发酵粉,每次做完面点留一小团,下次便有了老面头。以前,饼胚做好直接上锅,有次蒸包子,出锅后包子瘫软,不白。后来才知,面胚成型后需二次醒发。我照此法让饼胚静置醒发,果然出锅更厚实,口感也更好。

这法子从何而来,我记不清了。许是过去的日夜沉淀下来,在不知不觉间,成了今天的得心应手。

这些日子,我买了三袋面,一袋十斤。母亲说我幼时只吃米,她会为我把家中的面票,以不合理的比例换成米票。记得小时候,有次我客居邻家,那家人喜面食,爱吃饺子。有天晚饭上桌,我一见是饺子,转身就跑,跑到房头就吐了,跟来的邻家孩子很是诧异。后来,我可以用煮饺子的汤水泡米饭吃了,再后来有了方便面,便从方便面开始,接受了挂面。从一口面不沾,到喜食面食,竟是这样一番转变。想想看,水滴石穿,许多事会在日夜更替中慢慢改变。就连习惯,经过时间冲刷,也会变得大不相同。

※节气说

## 蚕乡小满民俗

■高四法

宋代诗人黄公度在《道间即事》中写道:“花枝已尽莺将老,桑叶渐稀蚕欲眠。半湿半晴梅雨道,乍寒乍暖麦秋天。”以清新自然的笔触,生动勾勒出江南初夏小满时节的气候特征与农事景象。

在二十四节气的名称中,小满最为特殊。因为小暑之后有大暑,小寒之后有大寒,但小满之后却不是“大满”,而是“芒种”。

唐代孔颖达在《礼记正义》中说:“谓之小满者,物长于此,小得盈满。”意思是,小满通常指谷物的籽粒刚刚饱满,其微妙的分寸在于未满却将满。这个节气以小满为名,意在提醒人们准备夏收,所以强调的是“将满”。有人品味小满之意曾说:“满,未大满;盛,非极盛;而小满,最是圆满。”这话极富哲理,麦子熟到了九成就得赶紧收割,否则到了“大满”,反而会有损失。同样,蚕宝宝上簇过熟,也会影响蚕茧的质量和产量。这样想来,小满之后没有“大满”节气,自然就说得通了。

元代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,将小满节气每隔五日的三候表述为:一候苦菜秀,二候靡草死,三候麦秋至。意思是,苦菜枝叶繁茂,可以采食了;一些喜阴的小草在强烈的阳光直射下渐渐枯死;而小麦则快要收割了。巧的是,这与嘉兴一带的小满物候完全一致。

据老一辈回忆,过去小满时节正值粮食青黄不接,人们一直传承着食用苦菜的习惯,以此充饥。直到现在,还有老人保留着吃苦菜的习俗。

那些柔嫩细长的小草经暴晒陆续枯死之时,早先养的蚕茧却渐渐长大。每到小满节气前后,蚕宝宝一般大眠开叶,再过一周左右即可上簇(又称“上山”)。此时蚕宝宝食欲大增,啃食桑叶时发出下雨般的沙沙声。经过几次蜕皮,它们圆柱形

的蚕体一天比一天胖嘟嘟起来,孩子们常说像一节节白白胖胖的小火车。因此,小满节气也被老人们称为蚕宝宝“胖嘟嘟”的节气。

这时的“蚕忙”,其实就是“夏忙”。大麦和油菜籽的抢收虽已基本完成,但人们既要抢插早稻秧,又要采桑喂蚕。当软绵绵、胖嘟嘟的蚕宝宝停止啃食桑叶,头部摆动、胸部变得透明时,生产队便集中劳力,昼夜不停地帮助蚕宝宝“上山”。到了采茧时节,旱地的小麦也熟了,又得开始抢收。环环相扣的夏忙,让农民格外辛苦。不过,当雪白的茧子、金黄的麦子、乌黑的菜籽换来收入时,他们黑黝黝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

正因为养蚕是农民的希望,早先苏浙蚕乡便有了“祭蚕神”的民俗。相传小满是蚕神的生日,清代《梅里备忘》记载,每逢小满,当地民众都会前往梅里“先蚕祠”祭祀先蚕娘娘,并上演戏曲酬神,祈求桑壮蚕肥。此外,当家里的蚕宝宝大眠“放蚕”时,人们还用面粉捏成茧状,放在稻草扎成的“山”上祭祀蚕神,祈盼蚕茧丰收。

当丰收在望、胖嘟嘟的蚕宝宝“上山”后,家里的新婚夫妻会带着鸡鸭鱼肉和时令水果等礼物,去拜访丈母娘,探望蚕讯,这叫“望山头”。我这个60年代出生的人也亲历过这一风俗。那时家家户户门前堆着蚕匾,屋内隐约响起蚕吐丝的作茧声。“望山头”的女婿一进门,便被丈母娘家和邻里们围住,互相问候蚕讯,笑声里裹着对丰年的笃定。

随后,我们江南的“小满动三车”也启动了:春茧要缫丝的丝车、菜籽要榨油的油车、禾田灌溉用的水车,纷纷转动起来,活鲜活地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奠定了基础。

小满节气还有“祭车神”“吃油茶面”“求雨”等许多民间习俗。但随着时间流逝,就像当地不再养蚕一样,很多与蚕相关的习俗已成记忆。

※茶话坊

## 清宫陈儒,为嘉兴重建常平仓

■何志荣

明朝万历二十三年(1595),嘉兴迎来了一位新的父母官,陈儒。

陈儒(1565—1632),江西高要县大城镇张家山人。祖父陈碧川,曾任河北冀州训导;父亲陈良才,万历十七年(1589)进士,官至山东青州知府,后擢升福建按察使。陈儒天资聪颖,16岁便成为府学廪生,万历二十二年(1594)中举,次年乙未科殿试登金榜三甲第40名,赐同进士出身,随即授任嘉兴知县。受良好家风熏陶,他为人正直,体恤民情,注重实务,深得百姓爱戴。后几经升迁,累官至云南右参政(从三品)。

陈儒前后为官27年,最令他欣慰的还是在嘉兴任知县期间。正如他自己所言:“如常平仓之重建,不见境内之饥馑,颇遂吾心愿也。”他刚到嘉兴时,便隐隐听说,这里以前曾因饥荒饿死过人,有位粮长还因私开官仓被抓了起来。他心想:大明自洪武以来,太祖朱元璋倡导“广积粮”,一向注重粮食储备。除皇仓之外,各县还建有预备仓。这里素称鱼米之乡,怎会发生这等事?为弄清原委,陈儒与县丞、主簿分头下乡实地调查。

他来到事发地新丰镇高家埭,一查才知道:那位粮长叫高裕。那年发大水,许多农家颗粒无收,面对饥民,高裕先打开自家粮仓,设厂施粥。但凭一家之力毕竟有限,便向县里报告,申请开放预备仓。可县里迟迟

不给答复,村上已有人饿死,他便冒险撞开了自己所管的粮仓,结果被判刑坐牢。有乡民闹到府里,事情后来不了了之。陈儒经过调查,终于理清了真相:早在宣德年间,预备仓制度就十分混乱,到嘉靖时逐渐废弛。现今预备仓制度已名存实亡。

正如江西提学金事朱廷益在嘉兴新丰镇撰写的《常平仓记》中所写:“我朝稽古定制,各郡邑创立预备仓,宛然常平遗法。奈木久而蠹,法久而奸,非吏胥之干没,即典守之侵渔。甚至豪有力者,乘机捏名以贱价得之官,而仍以重价售之民,穷民不沾颗粒之惠,当事者仰屋叹之矣!”常平仓的设置,虽在太祖时就让各府县建起预备仓,沿袭汉以来的常平遗法,制度已相当成熟,按理不该出大问题。但正如木头久了会腐朽,制度再好也会被人钻空子。有些管仓的官吏或办事人员监守自盗,混乱账目,贪污现象严重。更有一些为富不仁的豪门奸商,趁机在粮价低时大量购进,囤积居奇,等灾情爆发,便堂而皇之地高价兜售,致使穷苦百姓无法生计,当官的也无可奈何。

陈儒决心改变现状,便向守道张朝瑞、巡道杨公请示,建议向各县下发文件,重建常平仓。文件一出,嘉兴知府曹一夔马上响应,史载曹知府“同心勤恤,率作弥殷”。得到上司支持,陈儒兴奋地说:“救疲恤匮,制变御灾,此一时也。”于是他带领属下到各乡镇实地筹划,决定在王店、新丰、钟埭、

新篁四地重建常平仓。他认为“这四镇者,号水陆之孔道,辐辏之通衢”,必须“鼎建仓廩”,才能“远迹可持无恐”。接着他分头到四镇选址,先将一些可用的庙宇和仓房加以修缮,再向农户平价征用闲置空地,通过整修和新建,解决了各镇常平仓的用房问题。一番努力后,终于“鸠饰大具,规制聿新”。

据地方志记载,新丰镇的常平仓建在今塘塘街376至382号门牌处,“常平仓,厅屋一间,左右翼房各两间,东西仓廩各六间,前门三间。明万历二十四年(1596),知县陈儒建。基地六亩四分零五毫”。全县四处常平仓,丰年可储粮65万石。朱廷益在《常平仓记》最后写道:陈知县依据古法,在四镇建常平仓,用以平抑粮价,抵御灾荒。他还精心挑选了一批清廉官吏加强管理,避免那种“据以为资”“控制无术”“查核不精”等弊端,从而达到“以严防守”“以时散敛”“以革假冒”之目的,让常平仓为国分忧,为民纾难,真正起到“常平”的作用。

常平仓重建后,遇上灾年,百姓便有了依靠。嘉兴人冯汝蕯曾任太仓知州,致仕回乡后,作诗赞曰:“昨夜府帖下,新设常平仓。谁无久远计,饥寒实未遑。人言太平世,耕凿两相忘。但愿长无忧,恩膏非所望。”

陈儒重建常平仓之举,载于《嘉兴府志》,也铭刻在百姓心中。

※江南韵

## 一座关于思念的园子



发出的天然清香。

这真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地方,哪怕仅一墙之隔,外面的尘世也被推向了非常遥远的地方。此刻,只觉呼吸顺畅,心眼明亮,尽享极乐之境界。

绮园虽不大,却有十处好景。我踏着小石路,径直往北走,来到西北角的“古藤盘云”。只见那百年老藤有碗口粗,蜿蜒向上,像一条游龙缠绕着一棵古香樟树,极为壮观。若能在此处置案抚琴,便可直抒思古之幽情。

我又绕过假山往回走,到了“蝶来滴翠”。这里依山傍水,古树环绕,水岸花红柳绿,环境清幽。87版《红楼梦》曾在此取景,著名的“宝钗扑蝶”“小红私语”等情节便是在这里演绎的。我在滴翠亭凭栏而坐,任清风拂面,临水眺望,思绪悠悠。想到绮园自身的古典气韵,在《红楼梦》中留下了永恒的镜头,以经典成就经典。而在25公里外的乍浦海边,《红楼梦》于18世纪末首次从

那里出海,走向世界,一座城市与古典名著的传奇渊,遂成一段奇妙的佳话。

走过雁桥、“四剑探水”,我又登上了南边的一座假山。山路曲折,孔洞相连,犹如寻宝。一个扎着小辫子的小女孩从一块石头后探出脑袋,喊着妈妈来找她。清脆的童声在“山谷”间回荡,让人忍俊不禁。

下了假山,我继续游走,直至来到“美人照镜”。这是一整块太湖石,造型清瘦飘逸,确如一个美丽的女子:身形窈窕,眉眼含情,正顾水自怜。我默立良久,想起当年安装这块巨石时,因操作不当,石峰掉落,园主人冯缙斋受惊,不久病故。那是他费尽心血觅得的美人石,原本想矗立于园中,如同亡妻陪伴左右。可命运弄人,意外先至,如同某种谶语,令人唏嘘。

人生无常,总是充满遗憾。绮园的由来,其真正与冯缙斋的妻子有关。咸丰九年(1859),冯缙斋娶了同城戏曲家、诗人黄雯清之女黄秀。后因时局动荡,夫妻二人移居上海,不料妻子与岳父不久相继病逝。冯缙斋回到海盐建造宅第,同治十年(1871),花园初成。因园中汇集了原黄家拙宜园、祝园两座废墟之精华,睹园思妻,遂取“牧豕绮园”之意,得名“绮园”。

原来,绮园是一座关于思念的园子,藏着深情与纪念。她像小城里的一个大家闺秀,知书达理,温婉可人。历经百余年沧桑,穿过几重战火,幸而留存至今。今天,她更像是一颗明珠、一块宝玉,镶嵌在醉美江南。“陌上花开,可缓缓归矣。”我仿佛听到一种亲切的呼唤,充满爱与希望……

※忆往事

## 竹壳面具与蚕豆香

■张建华

我的家乡梅浜四周,长着大片大片的竹子,村里人都管它叫“杜竹”。钻进竹园深处,满眼都是绿意。我们追着竹节虫跑,趴在石头上看蚂蚁搬家,玩累了就爬上竹竿间搭制的藤床上睡一觉。梦里都是隔壁产伯伯家菜园里那棵桃树,挂满了鲜红鲜红的毛桃。有时候被知了吵醒,便干脆爬上自制的蜘蛛网,四处捕蝉去。

清晨是挖笋的好时候。刚冒尖或者快要冒尖的笋最嫩,一旦见了太阳,吃起来就会带点苦。所以每年冬至前后,父亲都会在竹园里铺上厚厚一层稻草,既能保暖,又能让来年的春笋钻出地面时还盖着稻草,长出来的春笋又白又嫩,个头也大。

竹笋外面裹着一层又一层的笋壳,像个俄罗斯套娃。剥上三四只笋,壳就能装满一脸盆。在我家,剥笋向来是小孩子的事,只不过我们剥着剥着就玩起来了,半天才剥两三只,把笋壳套在手指上,扮成长指甲的妖魔鬼怪。有时候父母实在看不过去,把剥下来的笋壳走,三下五除二就剥完了。我接下来的任务,就是把笋壳倒进猪圈,给猪当餐前

“小点心”。

春笋长得飞快,一个星期不去竹园,它们就长得老高,茎秆也变粗了。像蝌蚪长腿似的,每个竹节里都抽出枝丫,而竹笋上还挂着一张张膨大的竹壳,那正是长大了的笋壳。

这些竹壳,是我们童年的宝贝。小时候,我会拎个大袋子,隔三岔五钻进竹林,仔细搜寻掉落在地上的竹壳。竹壳片大,不易折,没捡多少就能装满一袋。实在捡不到的时候,也会偷偷扒下那些还勉强挂在竹竿上的。收集来的竹壳是引火的好材料,一点就着,火势也旺,家里常拿它生火。

父亲喜欢收集竹壳,剪成鞋垫,特别耐用。母亲也爱捡竹壳,捡回来洗净、晾干、压平,用来剪鞋样,比纸结实,还不容易破。那时家里买不起描红簿,母亲就把压平的竹壳裁成大方片,让我在上面练毛笔字。竹纤维的纹路渗着墨,写出来的字都带着一股竹的韧劲。

儿时的夏天,我们总泡在望梅浜的竹林里。最盼的是下雨天,雨水浸过的竹壳软乎乎的,不会一折就破,是做“面具”的好时候。我和小伙伴们踮起脚尖,去够竹竿中

段那些刚脱落不久的竹壳,专挑边缘完整、弧度刚好能罩住整张脸的。采回来坐在街沿石上,用剪刀小心翼翼地挖三个洞:上面两只眼睛,下面一张嘴巴。再在两侧各戳一个小孔,穿上粗棉线,一副“天然面具”就做好了。

戴上面具的瞬间,我们就换了身份。有的当“孙悟空”,举着竹枝当金箍棒;有的扮“二郎神”,故意把一只眼睛的洞遮住一半;我最爱装“蒙面大侠”,只露出一双眼睛,躲在竹子后面一下子跳出来,吓得同伴们尖叫着跑开。我们在竹林里追逐打闹。被竹枝“刺中”了,就得夸张地往地上一躺,嘴里喊着“我阵亡啦”,竹叶落在脸上,痒得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竹壳不只是玩具,还是我的“小饭盒”。春天新蚕豆煮熟了,母亲会找一张刚脱落的竹壳,折成小船的模样,把热气腾腾的蚕豆倒进去。我捧着它一路走一路吃,豆香混着竹壳的清香,一直吃到学校,竹壳还留着余温。

如今回想起来,儿时与竹壳相伴的日子,装满了简单的快乐和无穷的想象。那一片片小小的竹壳,承载了我们童年太多的笑声和梦。